

## 台湾灯会 法船花灯耀眼登场

【明慧网】台湾新年期间最大的庆典活动“台湾灯会”，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一日到二月十九日在云林盛大举办。法轮功学员所制作的“法船花灯”再次吸引民众的目光，人们惊艳于花灯的壮丽和殊胜，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来拍照、录影留念。

至二月十一日元宵节正式开幕当天，已有上万名游客登上“法船”参观。有游客表示，拍了很多花灯照片，但最后只留下“法船”造型的花灯的照片，因为觉得这是最特别，最有意义的。

连续几年，“法船花灯”都参与了曾被探索(Discovery)频道评为“全球最佳庆典活动”之一的“台湾灯会”。灯区现场还布置了“神驹天车”、“法轮功五套功法”花灯，法轮功学员还在现场义务教功。

元宵节开幕当天，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合唱团、儿童舞蹈团轮番表演，现场热闹非凡。多位民意代表、地方仕绅到场参与点灯



仪式，赞誉“法船花灯”带来正向能量，希望“法船”能带领大家航向正确的方向，并对法轮功学员参与灯会的付出及贡献表示感谢。

一向支持法轮功的前立委李明宪，赞赏“法船花灯”造型非常漂亮，雄伟壮观，很有动态感。他表示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历程很艰辛，“他们坚持到底，不退缩，对抗邪恶的精神，很值得敬佩。”在与学员的互动中，及看到学员在公园中炼功，他认为：“(法轮功学员)温文儒雅，有宗教家的精神，从面部表情就能看出，内心世界有爱。”

立委刘建国看到金碧辉煌的“法船”花灯后，他呼吁更多民众能登上“法船”，让“法船”引领大家走向正确的方向。

云林县议员林建鸿认为，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很善良、很客气的性情中人”，他们打造的“法船”，能彰显出中华民族真、善、忍的特性。他表示，当今社会有很多欺骗的事情，“如果能把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宣扬出去，对台湾的社会绝对是最好的。”

云林县议员蔡岳儒到法船灯区后，表示感受到整个灯区正面能量很强。他敬佩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推动人权、自由的坚持、努力。同时，他感谢学员在云林创办艺术学校，提升传统艺术教育的水平。蔡岳儒期待，法轮功学员能继续推动艺术学校往高等教育发展。

妇产科医师侯先生认为，远远看法船花灯“很吸睛”，走近一看，感觉“很用心，很精致”。对于法轮功学员在大陆遭到中共活摘器官的迫害，侯先生表示曾听闻花钱到大陆换肝脏很容易，他认为活摘器官是不可思议的事。侯医师说，“每个人都有生存权，把他剥夺掉了，这是谁都没办法接受的。”◇

## 念“法轮大法好”获平安

【明慧网】我公公 77 岁，去年因头晕到医院检查，医生说需要马上住院，并下了病重通知书，医生让公公卧床静养，不得下地活动，准备做心脏支架手术。第二天，公公身体不舒服，再加上心理紧张害怕，心脏感觉很难受，要我马上去找大夫。我说：您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就不难受，也不用做手术了。他问：真的吗？要念多长时间？我说：要诚心念，半个小时吧！他开始闭住眼睛默默的在念。

我去找大夫，正碰上护士进来做心电图常规检查，他又和护士说他心

脏很难受，护士告诉他做完心电图给他叫大夫。我示意他继续念，他点点头，嘴里默默的念。

心电图做完了，护士说心电图很好，非常正常，不用叫大夫，他和护士说：可是我心脏真的很难受……护士推着仪器扔下一句：没事。就走了。我说，您坐起来吧，我帮您擦擦脸精神精神，他勉强的答应。给擦完脸，我说你下地站站，我给你收拾一下床铺。

他犹豫着下地，嘴上说大夫不让下地，站着没有一分钟，他惊喜的对我说，怎么一点也不难受了，来回走

了几步，真的和好人一样了，还扭起秧歌让我看，他真的像好人一样了。像孩子一样高兴的公公说：“真灵啊！你说要念半个小时，我才念了不到十分钟呢！真灵！真灵！真灵啊！”

他大声说：“法轮大法好！师父保平安！”我笑他怎么还自己加一句，他说：“不让学大法的人是真坏啊！”

公公在住院期间，我经常提醒他念“法轮大法好”，他默契的点点头，结果，做手术那天，检查一切正常，不用做心脏支架，下午就出院回家了。(文/山西大法弟子)◇

# 河北迁安李青松自述被迫害经过

【明慧网】自从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后，我首先戒掉了烟、酒，通过炼功我感觉到全身轻松，精力更充沛，这样干起工作来有使不完的劲。法轮大法的法理使我内心变得更加祥和、美好，看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好，脾气也不知不觉的变好了。

可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九年到现在，多次被中共迫害，以下是我这些年的一些经历。

## 一、被劳教二年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由于我和妻子周秀霞发放真相光盘被人举报，被关押在看守所一个月，十月一日被送到洗脑班（地址刘季庄村）。十月二十六日我视物模糊，去迁安市中医中药彩超检查是眼内出血。我爸和我姐到洗脑班要求放人，洗脑班负责人杨玉林和政保科彭明辉商量很长时间，杨玉林坚持不放人，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才放我回家。

我在老家的一年时间里，政保科彭明辉、蒲永来、王士武多次到我家想把我绑架、送回洗脑班。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因为邮寄真相信和二零零三年九月发放真相光盘的事，我被政保科彭明辉直接送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劳教二年（彭明辉说劳教书二零零三年就批下来了，只是没有送我去劳教所）。到劳教所后直接送攻坚组迫害，一个东北的刑事劳教人员要我面壁而站，他用一把带尖的竹筷子在我的后背上狠狠的划，一道道血印钻心的痛，开平名叫大海的犯人对我进行殴打，施加小鬼刷牙刑罚。

二零零五年二月份由于我不放弃修炼，被送严管班严管。在这里由吸毒犯人当班长，每天三班，每班二人，每班八小时值班，昼夜看管我们，队长不定时的巡视。严管班大约有七至十名法轮功学员。做马扎，后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小腿垂直，早晨五点至晚上九点，每天十六小时不许说话，更不许相互交谈。一开始还有床铺，不长时间把床撤走，只留下

床板。晚上睡觉先摆放床板，然后把卷着的行李铺好睡觉。早晨起来后要把行李卷起来，把床板收起来靠墙放好。后来是逐个的被送到攻坚组强制酷刑转化。

我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被送攻坚组的，天气寒冷，晚上冻得直打哆嗦，昼夜不让睡觉。犯人用粗绳子抽打我的头部，嗡嗡作响，还有一次犯人把点燃的烟头按在我的太阳穴上，被烫出一个伤疤。有一段时间我被逼迫到不想活的地步，可想而知这种痛苦到了什么程度啊！

在攻坚组时我被通知转所，第二天我被转到邯郸劳教所。邯郸劳教所有个特教大队，是专门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特教大队让我们观看蔡朝东的污蔑法轮功演讲，无聊又可笑，丑态百出。

到邯郸劳教所后三个月的一天上午，特教大队大队长找我谈话。我对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来邯郸劳教所的路上我就想好了，我宁愿死在这里，也绝不转化”。大队长于是就低头写东西。那天大队长找我谈话前我就想去解大便，犯人催促我快去找队长，没让我去厕所。实在憋不住了，我礼貌的跟大队长说要去厕所，他不让我去，我又跟他说了几次他都不答应。我想就是你想整死我，也得先让我去厕所呀。于是我就向外走，他在后面吼叫不让我出去，我还是向外走，门外面有三、四个警察也过来了，其中一名警察穿着皮鞋朝我的小腿狠狠的踢过来，不知怎么的他的脚踢在门框上，没踢着我。我说我只想去厕所，大队长还追到厕所来，看我是否真要解大便。第二天就把我和另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王忠调出特教大队，转到一大队。

在一大队被强迫干活，制作水泥包装袋。雇主给劳教所的加工费劳教所连电费都不够，尽做赔钱生意。二零零六年七月在我到期的前一个礼拜，我找到队长说“7月27日我劳教到期”，劳教所说还有一个半月。于是

我就绝食抗议。家里我母亲、姐姐和表姐都到邯郸劳教所来接我，在劳教所外面张洪勇指使郝村派出所人员对我母亲、姐姐、表姐殴打、抓捕。在绑架过程中，警察对我母亲狠扇耳光，揪着老人的头发往车厢上猛力撞击，狠踹双腿，邯郸的警察（警号21816）将我母亲手腕骨拧折。而后把三人分别塞进三辆车，强行带到郝村派出所，分别关进三间屋子里。母亲出现高血压、脑血栓症状。

二十八日邯郸劳教所派警车把我送回迁安，晚上八点多到迁安市政府，杨玉林又让邯郸警察把我拉到洗脑班（种子公司院内），我继续绝食反迫害，第二天下午母亲来洗脑班和我住在一起。第三天把我放回家。

## 二、被判刑三年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突然蒲永来带一帮人，哈福龙带一帮人，分两路，一路去我老家那里，一路来我家，实施非法抓捕，我被哈福龙从家中绑架，两天后政保科向家里下了逮捕令，后被迁安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期间有五次非法开庭，上诉唐山中院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被退回，一直到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迁安市看守所关押满三年才回的家。

直到现在，我没有身份证，户口被公安局吊销，成了没有身份和户口的人，在原单位我是有财政编制的国家干部。现在单位改制合并到迁安市农业畜牧水产局，单位领导不让我上班。自二零零三年九月财政拨付的工资被610办公室劫走。

母亲在我零七年判刑后的三年中，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出现半身不遂和脑血栓症状，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去世。（节选）◇

